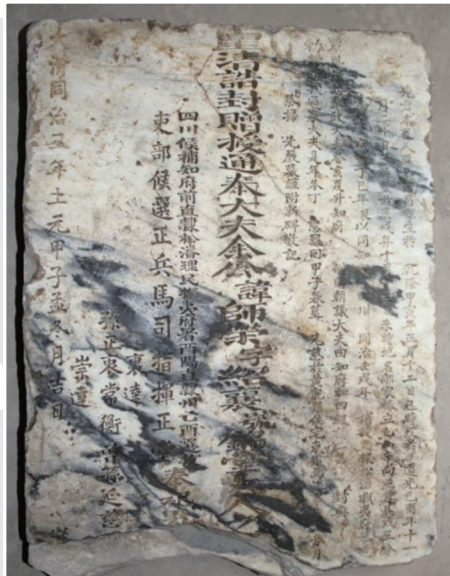


两块清代墓碑相继现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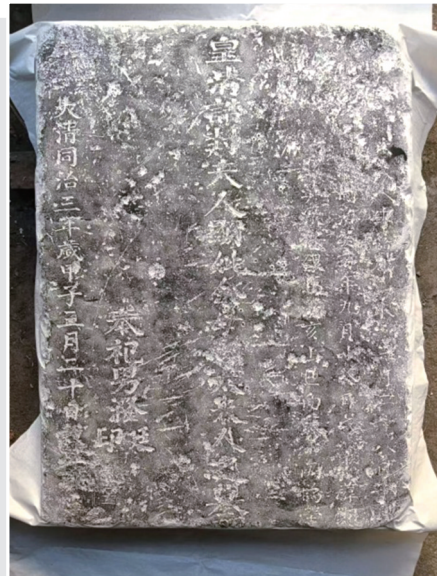
揭开百年前黄龙镇余氏家族传奇

堵河汤汤,岁月流转。在张湾区黄龙镇这片承载着三千年文明记忆的土地上,明清时期,这里曾是“进川入陕咽喉地,水陆商埠小汉口”的繁华之地,无数迁徙先民在此扎根奋斗,留下了厚重的历史印记。

前不久,两块分别镌刻“通奉大夫”、“二品太夫人”的清代墓碑相继现世,如同两把钥匙,打开了尘封近两百年的黄龙镇余氏家族传奇。 ■文、图/记者 何利



郟阳博物馆保存的余师荣墓碑。



黄龙镇银马沟发现的“浩命夫人”墓碑。

一碑解悬疑 乡贤生平终有证

“寻了这么多年,没想到答案竟藏在博物馆的库房里。”看到郟阳博物馆工作人员薛名传来的墓碑照片,出生于张湾区黄龙镇的历史文化爱好者余雪成难掩激动。这个困扰他多年的谜团,源于一份家族记忆与史料记载的错位。

余雪成的家族溯源,牵扯出清代黄龙镇一位传奇乡贤——余师荣。据清同治《郟县志》《郟阳府志》记载,“余师荣以子濂廷由知府加四级封赠通奉大夫”,而时任郟县知县陈子饬撰写的《文林郎锦堂余君墓志铭》,更详细记录了他“道光年间赈灾济民、督修镇中工程、捐资铺砌梅子垭道路、补修三间书院、创建武昌会馆拜殿乐楼”等善举,这位“赈饥旌表善仕”的乡贤,以议叙九品衔的身份,在当地留下了良好口碑。

然而,1920年黄龙滩《余氏宗谱》

中“余师荣葬于郟家冲”的记载,却让余雪成陷入困惑。多年来,他先后在郟阳区叶大乡祭拜先祖墓地,回到湖北大冶官台山老家祭祖,遍寻“郟家冲”踪迹,却始终一无所获。直到今年9月,他在短视频平台分享黄龙镇清代乡贤故事时,意外引起郟阳博物馆薛名的关注。

薛名在梳理普查资料时,发现一本郟县文史书籍中提及同治年间余师荣墓碑的信息。经多方打听,终于在博物馆库房中找到这块珍贵的墓碑。拍照传送后,余雪成仔细阅读碑文,多年的疑惑豁然开朗。

这块汉白玉墓碑整体保存完好,文字清晰,仅左中下角略有缺损。碑文明确记载:“皇清诰封赠授通奉大夫余公讳师荣字绍襄号锦堂大人之墓。先君本邑人原籍武昌县,生於乾隆甲寅年正月十二日巳时,歿於道光己酉年十

一月二十日子时,葬於庚戌年十月十三未时,地名郟家椿,立乙山辛向兼辰戌三分为茔。”碑文不仅纠正了家谱中关于余师荣死亡时间、埋葬地名的错误(“郟家冲”实为“郟家椿”),更补充了家族记载的遗漏,与府志、县志的记录相互印证,成为考证清代黄龙镇历史和古代封赠制度的重要实物证据。

碑文后续还记录了余师荣之子余濂廷的仕宦经历:“咸丰丁巳年廷以同知服官四川,同治壬戌年补授松潘抚夷府恭逢覃恩诰封奉政大夫,癸亥夏升知府例赠朝议大夫,由知府加四级请二品封典,敕诰赠授通奉大夫。”落款为“大清同治三年上元甲子孟冬月吉日”,奉祀男为“四川候补知府前直隶松潘理民抚夷府署西阳直隶州己酉选拔;吏部候选正兵马司指挥正堂”(缺失文字经考证为“濂廷、印”),孙辈、曾孙辈姓名亦清晰可辨。

二碑显荣光 贤妻育出栋梁材

时隔3月,另一块珍贵墓碑的发现,让余氏家族的故事更加丰满。12月9日下午,在黄龙镇银马沟附近,一块高66厘米、宽49厘米的汉白玉墓碑被发现。碑阳保存完整,仅右上角文字略有磨损,清晰可辨的碑文为:“皇清诰封夫人显妣余母杨太夫人之墓;嘉庆己未三月二十八日;同治癸亥九月十八日;笋厂保银马沟亥山已向;奉祀男濂廷、印;大清同治三年岁甲子三月二十日。”

这正是余师荣之妻杨氏的墓碑。碑文内容与《余氏宗谱》记载高度吻合:“余师荣娶杨氏生于嘉庆四年己未三月二十八日子时,覃恩太宜人,晋封二品太夫人,生子二濂廷、印,女一瑞莲适从九伍华珠。妣歿于同治二年癸亥九月十八日戌时,葬黄龙镇东首,银马沟亥山已向兼壬丙三分。”两块墓碑相隔数月相继现世,且同为同治三年所立,堪称清代郟阳地区家族墓碑发现的一大幸事。

在封建社会,“浩命夫人”是朝廷对五品以上官员亲属的重要封赏,是女性的至高荣耀。清代封赠制度规

定,“一品、二品曰夫人,三品曰淑人,四品曰恭人,五品曰宜人,六品曰安人,七品以下曰孺人,若因子孙封者,加太字,夫在则否”。杨氏的封号变迁,正是其家族地位不断提升的见证:最初因丈夫余师荣被封为孺人,后因子余濂廷官阶晋升,先后诰封为宜人、淑人,最终晋封二品太夫人。官方诰命文书中“淑慎其仪,柔嘉维则,宣训词于朝夕不忘育子之勤”的评价,恰是对她一生操劳的最好写照。

余师荣去世后,杨氏独自支撑起整个家庭,含辛茹苦养育子女,享年65岁。而她的辛勤付出,换来了家族的兴旺发达。余氏家族自余师荣起,子孙后代人才辈出,在政、商、军、医、教育等多个领域都有突出贡献,成为清代至民国时期郟阳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名门望族。

余师荣的长子余濂廷,清道光己酉(1849年)科拔贡,历任四川候选州判,西阳、眉州、泸州、直隶等地知州、松潘直隶厅同知、候补知府等职,最终官至二品衔四川候补道员,钦赐花翎,覃恩诰封中宪大夫。他

不仅在任上政绩卓著,告假丁忧、赋闲期间也心系家乡,捐资创建黄龙镇社学,组织民众抗击襄匪滋事,还担任清同治丙寅《郟县志》总核,为地方文化传承尽心尽力。次子余濂印,太学生出身,历任盐运司知事、议叙州同、候选双月运同等职,钦赐花翎,诰封朝议大夫。

到了孙辈,余氏家族更是人才济济。余正裔(原名余正襄,名与号由张之洞所改),郟阳府优廪生,同治癸酉科选拔,授兵部郎中,花翎候选道,深受荣禄、张之洞等晚清名臣器重,参与创办兴国炭山湾煤矿,成效显著;余正崇,邑廪生,宣统己酉科恩科进士,候选中书科中书;余正绪,宣统三年当选郟县县议会副会长,后任郟县第六区保卫团团总。

曾孙辈中,余延泽蒙赵尔巽保送日本留学,回国后接办煤矿实业,历任四川候补知县;余延桐投身司法事业,民国元年任秭归县审判庭厅长,辛亥革命期间曾作为学生军代表参与阳夏之战,获嘉奖;余延炯曾任郟县第六区区长,致力于地方治理。

双碑映古镇 史脉绵延见初心

黄龙镇作为明清时期郟阳府郟县西南的水陆重镇,凭借堵河连通汉水的地理优势,成为进川入陕的交通枢纽,集行政、军事、航运功能于一体,商贾云集,会馆林立,有“小汉口”之称。

这里不仅有黄州会馆、武昌会馆等见证商贸繁华的古建筑,更有三间书院这样的文化地标,孕育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余师荣当年捐资补修的三间书院,如今已被列为湖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成为郟阳地区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。

新近发现的两块墓碑,看似是一个家族的记忆载体,实则是黄龙镇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墓碑上的文字,不仅记录了余氏家族的世系传承、人物生平,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:“郟家椿”“银马沟”“笋厂保”等古地名,为考证黄龙镇历史地理提供了实物依据;封赠制度的具体体现,印证了清代官僚体系与社会伦理的紧密结合;余师荣创建武昌会馆的记载,与古镇现存的会馆文化相互印证,还原了当年商贸繁荣的历史场景。

“墓碑虽冷,却承载着鲜活的历史。”薛名表示,古墓碑作为特殊的历史文献,其记载的姓名、生卒年月、亲属关系、地名官职等信息,往往能补充史料记载的不足,纠正文献中的错误,是考证地方历史、民俗文化、家族传承的重要实物资料。

这两块清代墓碑的发现,不仅丰富了郟阳博物馆的馆藏,更为研究黄龙镇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、文化教育、社会生活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,对于挖掘本土历史文化、传承乡贤精神具有重要意义。